

文 學 叢 刊

秋 葉 集

海 岑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集 葉 秋

岑 海

前記

每部書無非是一種延遲了的期望。我們不能向生活索取的，便向夢要求補償。重嚙往昔的水的渴望是這般的強烈，一切甘泉在我唇邊失去了涼潤。我虛啜着焦渴的嘴唇，它使我這般地縈懷於往昔，以致它本身就成爲一種陶醉。我確是愈來愈愛這焦渴，以及那往昔的回憶。

我又該得怎麼說呢？在這都市裏我彷彿是個離羣索居的菲洛克但德，但又如此地隔絕了我所酷愛的自然。這裏所記着的，一半是當時的敍寫，一半是過後的追憶。自然，對自然的赤裸的欲望，要求幸福的欲望，我的懶慵，我的惶惑，我的眼淚，這些我都無矯飾地忠誠地記入我的書中。我的生命要求再開一次花，一次更完美的花，不然，一個燃燒的夢也可以。但是我却被

生活禁錮在這冰結的荒漠的都市中。往昔的記敘成了對自己的揶揄，仍然我企圖從回憶裏獲得沉醉。欲望在我的身體內未壓足地爬起，我不知道前面有什麼東西在等待。也許我不免於憂鬱，縱然我這麼貪婪地追求幸福，但是我告訴你，憂鬱祇是消沉後的熱誠。

我並不企圖把我的晦暗的思想跟同憂鬱沾染給別人，雖然情緒的沾染正不亞於熱病。拋了我的書，離開我吧！願你赤裸地走向自然，撲倒在她的懷裏，由她來療治你的焦渴，而忘懷了你自己。我向風吟唱：

“Drive my dead thoughts over the universe,

Like wither'd leaves, to quicken a new birth;”

我又記起了十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同一個朋友從環龍路的一家咖啡店裏出來，帶着微醺的脚步徜徉於冷靜的街路上，直到普式庚的胸像畔。我們在像座腳邊的石階上坐下。西風捲下一片片枯敗的落葉，大葉楓的或白楊的。

我指着它們對朋友說：『你看那些落葉，我的文章就跟它們相像！它們並沒有什麼永久的價值可以給博物館保存下來。它們隨着西風飄到各處。有的落在溝裏爛作肥料，有的落在地上當作垃圾。它們也許引起少女的噓喟和詩人的歎息。也許一個凋謝的生命憑着窗櫺焦灼地關注着它的命運。也許一個在路旁散步的青年珍惜地揀拾起來，寄給遠方的愛人，夾在日記本裏伴着溫存和眼淚。由它們去吧，散落到各方，接受它們各自的命運。我既不關懷，也不珍惜！』

我真誠地寫成這書，現在放在你的面前，由它來接受它自己的命運。至於你呢，現在我是這樣地同你接近，幾乎能覺察你的噓息。不需要同情，而是愛。讓一切在你面前放出虹彩；讓一切的美閃爍着你的愛吧。

目次

古城	一
眼淚	九
天明	一三
燃燒的夢	一七
寂寞的院子	二七
山徑	三一
倦旅	三七
薔薇之獻	四三

晨·····四八

影·····五一

窗前·····五五

姊與弟·····五九

痛苦的淨煉·····六三

古城

朋友，你問我：在這樣一個暴風雨的時代却託跡在一泓死水般岑靜的荒廢的古城，可會感覺到生命的浪費？第一，我不是個撫脾歎息的不平凡的人物。偶然的機遇把我擲到火藥圈外，我就恬然地寄情于這裏的一草一木。生活替我安排的不是昨天的希望，而是另一種平靜的陶醉。這裏的米酒強似烈酒，而蜜水比米酒還甜。我安於把葡萄梗子代替草莓，把野薔薇梗代替葡萄梗子的日子，我已久久喝着開水，沒有泡壺把毛尖或奇種，菜碗裏除了芥菜再沒有別的肴蔬。我也習慣於把幾塊木板拚起當作睏慣的棕綑，最初的日子脊骨睡得發痛。北山的山坡上誠然還留着洪楊時代的壕渠，鋪着石板的府街還可看到旌揚忠孝的牌坊，褪落了硃紅的聖旨冷冷地吞沒了一切變遷。假如

你還有興致查翻了府志去訪尋，還有幾塊斑駁的唐宋古碑在聽你來撫摩和徘徊。這裏誠然是一泓死水般岑靜的古城，但假如你不是留心察勘，也沒有踢脚扳手的古蹟。它們散落在這城市的各處，默默地點綴着，一點也不刺眼。你切莫把這裏想像作化石般的旁貝，也切莫把這裏當作一個破落的牆門，除了興亡的古蹟，本身就並不存在。這裏，即使比了你那邊二十世紀的都市，也並不見得荒廢，反而我更覺得充滿了生氣。生氣，是的，生命隨着季候在遞移，不是表現在那些配合着時裝公司玻璃櫃裏模特兒的裝著而裝著的絨線背心，絨線衫，兔毛大衣，短大衣，皮大衣上面，而是表現在枝頭，田埂邊，山坡上抽發，茂蔚，萎謝的綠色。生命不是從玻璃櫃裏移轉到女人的身上，再收拾到柚木櫥裏和大皮箱裏，它們在生長，茁壯，衰亡。什麼比了裝佈着柏油馬路，水泥建築，閃耀着電燈和霓紅燈的都市更像沙漠，既然它把一小塊草地的公園當作綠洲？這裏，就是在瓦瓶裏和牆隙裏也生長着鳳尾

草和瓦松，石板縫裏更是處處冒出一叢鋪地錦或貼地的蝦蟆葉。這裏沒有行列虫般的汽車阻礙我們的脚步，走路和逛街不再是一種担負，而是種享受。隔了一條汀江，水東街的市聲就不再會打擾我們的寧靜，而走過木橋到市廛上也不過幾步。你也許會驚訝一個住慣了大都市的人怎麼會安耽沒有電燈的黑夜。我告訴你，微弱的油燈儘夠照亮我的房間，却不打擾灑落在庭院裏的星光和月影；對於一個靜謐的夜晚，灼視着都市的無數隻失眠的眼睛原就嫌太亮。我想你諒必承認在不夜的都市裏你未必留意初一和月半，而霓虹燈和電燈交匯的亮光早使天際的北斗黯然失色。對於都市，自然的賜與全變成多餘；而我現在又多麼追惜那些與星月遠睽的夜晚儘在都市裏虛擲！

我住在北山腳下一個小巷的盡頭；那個院子就大似都市裏兩幢鴿籠。門口栽着一株月桂，一踏進門就可聞到撲鼻的香味，却給門遮掩了，尋不着從那裏飄來。一棵柚樹長得比屋子還高，結了一樹橘子般大的柚子，一陣風掠

過便陣雨般地跌落下來，青青的，每天都跌了一地。房東的孩子便把它們踢着當皮球玩，爛了毫不憐惜扔掉。靠牆還栽了兩排花木。破甕，爛面盆，和起鏽的美孚油箱，便充當了花盆，栽了些石榴，玫瑰，薔薇和佛手。『破甕栽花貧不諱，』那個矍鑠的老翁捋着鬚，笑對我說。他時常啣着旱烟桿在院子裏踱步，呵止他的孫子攀折這些草木。我的窗外便是一棵夾竹桃，它在兩扇玻璃窗上經常點綴着綠影，却沒有完全擋住我的陽光。

這樣的生活多麼地好！在經常給十幾層摩天樓擋住了視野和陽光，天空就是像天井那麼的一方，或是間隔在水泥建築間的，一條條長河——的你，該會不勝其豔羨。我們又何取乎都市的喧囂？

清晨，穿出了小巷便到山麓，蓋着一個涼亭的地方，正是一條山徑的起程。我迸着呼吸拾級而登，一口氣便爬上山腰，歇歇腳，鎮靜了怦怦的心跳，向下眺望，白茫茫的一片瀾漫山谷和平疇，恰如一層雲障。有時凝結的

霧意到山嶺還不肯開霽，霏霏猶如細雨，浸濕了臉頰，呼吸也愈見沉重。一輪白日收斂了光芒，黯淡猶如銀盤。爬到山巔，通常旭日還沒有升起。朝霧正在逐漸升散。平疇裏的房屋，樹木和一哇哇的田畝隱約地顯現。我兀立在北極閣前等待東方的旭日從兩峯間升起，隨着時日的移遞，它每天移動它的位置。朝課的鐘聲一聲聲從廟門裏傳來，激盪着腦門裏另一個世界的幻想。

傍晚，我也喜愛在北山上遊逛。北山是條龍脈，牠蜿蜒地遊到城外。我循着脈勢在山脊上逡巡。跨過了洪楊戰役所留下的斧痕，紆曲的山徑兩旁都是峭拔的古松。映紅了半山的夕陽已沉落在遠山背後，一抹殘照還留在天際。大羣的烏鴉一團團地在空裏盤旋，就像尚未凝固的星雲，看見人走近，哇哇地驚擾着，愈飛愈高，愈來愈遠。只剩空茫和夜色一同跌落在高聳的馬尾松間。

或是，從北極閣慢慢地走下，看那暮靄蒙罩着整個平疇。這裏那裏飄浮

起一縷縷炊煙，散失在對山無限的蒼鬱裏。時或阡陌裏還有一兩個遲歸的耕者，負着鋤鉞走向歸途，背後跟着一條戀戀的草狗。

夜晚，一輪通紅的月亮從夜霧迷茫的江邊湧出。我站立在黝黑的木橋上，年代久遠的木架噦噦作響。烏黑的江水激盪着橋基，無力地嗚咽。兩邊的街道沒瞧見半點燈火，古城已經入睡。偶或遠遠地傳來一兩聲驚夜的犬吠打破了岑寂。一陣使血脈凍結，心跳停止的噤嘿。在寒凜的夜風中，黑黝的街巷都在搖晃。我恍然覺到祇有自己的影子對着驚惶的月亮。

我又想起了你們那邊公園裏的樹林，幾株稀疏的大葉楓下綠漆的坐椅整天有人流連，一片遮斷了視野的綠蔭便當作絕妙隱僻的所在，我不禁啞然失笑。就像院子裏的孩子摺着紙船放在水潭裏駛航，天真地把它叫做『湖』。這裏，從南校場起一直到朝斗岩，便是綿亘數里看不見邊際的梅林。一面，拜相山的脈勢從霹靂岩起傍着梅林蜿蜒南行，在觀音岩和朝斗岩那段扭一下

身子，切斷了樹林，再昂首遊去，一面，分股繞過了城外的市廛的汀江又在萬里橋前會合，挾着嘈雜的聲響，加倍洶湧湍急地奔放。這真是大好的景色。在梅林裏散步更是一種難以比擬的享受，但在我却得來如此地容易。且不說暮冬或寒春梅花開放時節，這雪一般的花簇會如何使你流連忘返，每一株的疏落或攢簇都會使你躑躅不舍。平日那一片重疊的烟雲，在朝斗岩前掀翻着連綿不斷的深沉的綠浪，也就會夠使你消受。但它一點也沒有原始的荒野的氣概。既沒有幾個人合抱的大樹障礙你的路程，也沒有濃祕的陰翳擋住了天空。我在林子裏散步，舒暢得如同曠野，盡情地沉醉於忘我，并忘了外面那個被隔斷的世界。

唯，再沒有外物來打斷我的沉醉，促使我的遺忘的官能警覺，使我回復注意到牠們，并注意到自己。言語不再來表達意思，噓嘯不再來表達哀樂，便變得異常的美，驚眩的美；變成了詩，變成了歌唱。蟲子從草叢裏跳躍出

來歡迎，枝頭的鳥雀也並不迴避，碧晴的天空時常從樹隙裏探下頭來吻我。我成爲在荒島上蝶躓的菲洛克但德。但在我的周圍充滿着沉默的生命，而沒有宇荔士和奈歐浦多倫來打擾，因爲我根本無弓可取。我在梅林裏散步，邊在祈禱，爲了那這麼挨近的山，江流，和樹林。關於我自己，我已滿足於這一切。我的呼吸連同着自然的噓息。我很幸福。我已經無可祈禱。

時而我的腳踢着了一隻堅硬的毛栗。用石塊擊碎了它的長着尖刺的外壳，便獲得了赭紅的果實。明知道街市上幾毛錢便可買到一斤，咬食時並不減小那份松鼠的高興。還有那時常從樹頂上跌落下來的青柿，那酸澀的味道還帶給齒齦以涼潤，我不想掉換那市上用石灰醃熟的甜爛的紅柿。雖說是梅林，那綿亘數里的樹林子却不盡是梅樹，還有板栗，還有柿。我時常高興於這意外的收穫。我時常獨個兒漫步在樹林中。

眼淚

讀着你的信，眼淚不自主地流下來，滴在信紙上，多少年來，在流浪的歲月中，我的眼睛早已乾涸了。我以茫然的心情接受一切的遭遇，涉過人心的沙漠。我淡然地處置一些事物一點也不動心。我似乎已經埋葬了我的往昔的感情，但是我的溫情並沒有死去，它只是因為得不到充分的養料而暫時窒息；在寂寞與空虛中，溫情會在內心凍結而形成外表的冷酷。我自己也彷彿覺得自己的心，逐漸地堅硬了。你的信發掘了我的內心的祕奧。我的心裏突然充滿着熾熱的愛，我的眼眶裏洋溢着久經遺忘的淚水，我任它潤澤着瀕竭的心田，恰如淋了一陣霖雨，感到一種無比的欣悅。這不是感傷的眼淚，也不是悲哀的眼淚，我說不上這是什麼。一陣過量的愛壓倒了我。我從沒有感